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楊乃武與小白菜 第三十回 驗尸身美小娘受冤 報家信好兒子求救

話說餘杭知縣劉錫彤，答應了葛文卿下鄉開棺相驗，即傳集了仵作差人，押了葛文卿，一齊到倉前去。這時喻氏、喻敬天、錢寶生等都已得信，忙都齊集在葛家。三姑已嚇得躲在樓上，不敢見面。劉知縣到了葛家，擺下公案坐下。又問文卿，開棺之後，若是無毒病死，該當如何？文卿咬定牙關，說是驗出無毒，情愿反坐，按律抵罪。若真是服毒而亡，請大老爺伸冤。劉知縣點頭應道：「那是自然，你先去開棺。」只因清律不論何人請求開棺相驗，都得自己先行動手。文卿取了一柄利斧，走到小大棺旁，忍不住淚如雨下，即一咬牙關，砍將下去，一剎時差人仵作等把棺開了。劉知縣命仵作好生驗明。仵作驗了一回，早驗出是中毒而死。便報道：「驗得男尸一名，頭部無傷，胸腹無傷，兩手無傷，兩足無傷，服毒而亡。」劉知縣聽得葛小大果然服毒而亡，不禁吃了一驚，晴想倒瞧不出來，似小白菜的標致女子，竟會謀死親夫。文卿聽得果然小大是中毒而死，早跪下道：「請大老爺替哥哥伸雪。」劉知縣答應，一面命人把小大尸身放入棺內，用封條封好，即打道回衙。不一時，到了衙內，即升堂坐定，吩咐帶小白菜上來。不多時小白菜當堂跪下。劉知縣把驚堂木一拍，喝道：「葛畢氏，本縣下鄉驗明你丈夫確是服毒而亡，你還有何說，快將奸夫是誰，因何謀死親夫，從實招來，免得皮肉受苦。」小白菜聽得小大果然是服毒而亡，好似青天下一個霹靂，暗想這事糟了，無論如何自己難以辯白，便是跳在黃河之中，也不能洗清自己殺夫之名。可是自己實是沒有下毒，如何能得招出什麼來呢？忙連聲呼冤，哭泣不止。劉知縣這時因驗明了小大是中毒而死？認定是小白菜是個謀死親夫的正犯，見小白菜不肯招認，即把臉一沉，擲下一支簽來，喝道：「不用刑具，想你也不肯招認，快將拶子將這淫婦上了，看她招也不招？」兩旁差人早如虎如狼的一聲吶喊，套在小白菜手上。正待收緊，忽地大堂後面走出了一人，向差人喝道：「快些放手。」阮德抬頭一看，不禁倒抽一口涼氣，原來這人正是劉錫彤的夫人知縣太太林氏。劉錫彤在餘杭，那一個不知道最怕太太，便是坐堂審官司，也得太太做一半兒主。如今林氏出來，喝聲住手，那裡敢不聽吩咐，忙將拶子一鬆。劉錫彤坐在堂上，見太太忽地出來，吩咐鬆了小白菜的拶子，不知何故，忙下了座位，向林氏笑道：「太太，做怎樣呀？」林氏道：「這女子是誰？犯了什麼刑法？」錫彤道：「這便是倉前鎮上出名標致的小白菜，犯了謀死親夫的大罪，因此審她的口供。」林氏聽得，即把小白菜端詳了一回，見果然標致，暗道，怪不得子和迷得失魂落魄，果然是十分人材，便回頭向錫彤道：「老爺，且別審官司，家中死了人咧，快進去看看。」錫彤聽得，大大的吃了一嚇，忙吩咐差人，先把葛文卿、小白菜收監。明天再審。差人們答應自押了小白菜等下去，劉錫彤隨了林氏忙忙進去，問林氏死的是誰？林氏道：「媳婦上吊死了。」錫彤聽了李氏自盡，又是大為吃驚。

李氏好端端的住衙中，怎樣會上吊自盡的啊？內中卻有個緣由。只因劉子和同錢寶生在倉前商定毒死小大之後，見寶生已把砒末付給三姑，知道小大服下定得死掉，恐在鎮上不便，忙忙的動身到杭州去。當天到了杭州，住了一夜，心頭只覺得不定。到了明天，在西湖內喚了一只小船，蕩了半天，也是悶悶不樂，百無聊賴。到了下午，坐在湖邊游玩，不由得想起了倉前的事情，知道小大服了毒藥，生命不保，小大死了，將來小白菜不怕不到手中，猛的又想起了一個人服下毒藥，要七孔流血而死，不要被人家瞧破，說小白菜是謀死親夫，告到官府，小白菜豈不是要受苦楚，心上不免猛的一驚，暗急倘是告狀說小白菜謀死親夫，自然在自己爹爹之手，原可以駁斥不准。只是自己父親沒有知道這事，如何會知道凶手恰恰是自己兒子，不准狀子。這般一想，覺得非立即回去，向母親說明，托母親阻止父親不收狀子，方才妥當。忙起身匆匆回轉餘杭縣來，誰知剛進了餘杭縣城，即聽得城內有人談說，葛文卿告狀小白菜謀死親夫，知縣老爺已下鄉相驗去了。子和聽得，只叫得一聲音，暗暗頓足道：「啊呀，遲了，父親已准了狀子，少不得要審問小白菜了。不要供出了自己是個奸夫，那就糟了。皇子犯法，與庶民同罪，自己如何活得成呢？」不由得心亂如麻，連連嘆息。沉吟了一回，知道這事非得與母親商議，不能挽回。好得母親素來疼愛自己，總不忍置自己于死地，不肯想法，有道是天大的官司，只要地大的銀子，或者有些辦法，也未可知。趁著如今小白菜尚未供出口供，急急去同母親商議，還不要緊。

想定主意，忙趕到衙內。一問太太正在客堂之內，同妻子李氏談話。子和忙奔到客堂之內，見林氏正中坐定，在那裡同李氏閑談。見子和到來，不由得滿面含笑道：「子和回來了，這幾天在那裡頑呀？」李氏也忙站起身來迎接。子和見了李氏，頓時在惶急中提起了一腔怒氣，暗想要不是你生得似醜八怪似，我也不致到外面尋歡樂咧，也不會鬧出這般的亂子，便理也不理，走到林氏面前，叫了聲媽，正待向下訴說，覺得這事，被李氏聽了不便，即向李氏罵道：「快滾進去，別立在面前，使人生氣。」李氏不禁淚流滿面的向內走進，只是也看出了今天子和有了什麼重大事情，滿面惶急，怕自己聽得，不要子和在外面鬧出大事，如何得了？便依舊悄悄回出，隱在門後，竊聽子和說些什麼？只見子和進去，在林氏面前跪下道：「兒子闖下了大禍，要媽救救。不然，兒子便是個死。」林氏見了，心中那裡舍得，忙扶了起來道：「好兒子，你放心，天大的事情，有你媽擔，別驚慌的，什麼事情，這般的惶恐呢？」子和立在一邊，細細的把自倉前看會，瞧見小白菜起，直到下毒毒死葛小大，如今葛文卿告狀，劉錫彤准了狀子，下鄉驗尸去了止，一一的向林氏說了。林氏聽畢，也不由吃一大驚，沉吟道：「這事可大咧，你怎地這般的吵鬧呀？」子和忙又跪下道：「這事非得媽同爹爹設法相救，不然，兒子要抵葛小大的命了。」說畢，抱著林氏雙腿，痛哭不止。林氏對於子和本是溺愛，如今見子和如此發急，心中早疼痛非凡，忙扶起子和道：「好兒子，放心，有你媽在此，大不了的事，化幾萬銀子就完咧。好得小白菜還沒供出你來，還可以想法，停一回你爹爹回來，我叫他進來，今天先把案子攔起來，一同請了師爺來設法救你就是。你別急壞了身子，可不是頑的。」一面又命丫環到外面去打探老爺可曾回來，丫環答應去了。子和聽母親作主，方放寬了心，坐在一旁，只待劉錫彤回來。

卻說李氏在門後把子和的言語，聽得清清楚楚，只嚇得渾身發抖，忙走到房中，坐在床上，呆呆地思想，自這事已鬧下了大亂子了。說不定子和要抵葛小大的性命，自己是子和妻子，子和雖則無良，自己卻不是不端婦子，頗知禮義，將來如何得了。又想到自己嫁給子和之後，從未有一天稱心。子和在日，尚且如此，子和倘是犯法抵罪，那時這位婆婆林氏，不知要把自己怎樣蹂躪，如何活得下去。想到這裡，不禁把銀牙一咬道：「人生百歲，總是一死，何必活在世上受苦，不如早早尋個自盡，一死了事，將來子和如何結果，自己不再瞧見，倒是乾淨。」這般一想，眼淚早忍不住流了下來，左思右思，活在世上反是受苦，死了倒好，即把一個僕婦遣開，閉了房門，解了五條汗巾，系在床柱之上，把牙關緊咬，竟自縊而死。直到僕婦回來，見房門緊閉，打了幾聲不應，知道不好，忙喚人打將進去，見李氏已是自縊在床台之上。嚇得僕婦三魂出竅，慌忙奔去告知了林氏、子和。林氏、子和聽得，忙奔到房內一看，李氏已死得停當。這時子和急著自己事情，那裡有什麼心思憐惜李氏。林氏見人也死了，便命人去預備棺木安殮。

正在手慌腳亂之時，丫環已進來報知林氏，劉錫彤已回衙中，在堂上審問小白菜。子和聽得，慌得手足無措。林氏一面安慰了子和，一面忙忙出來，恰巧小白菜套上拶子，林氏恐小白菜受刑之後，招出子和，忙趕出堂來，把劉錫彤攔了進去。當下劉錫彤聽得李氏自盡，很是惋惜，只是事已至此，也是沒法，只得命預備上好棺木，好好安殮。林氏卻又把小白菜的事情，細細向劉錫彤說了一遍，劉錫彤聽得，不禁嚇得口呆目瞪，而想不到小白菜的奸夫，卻是自己這位最疼愛的獨養兒子，而且是個凶手，毒死葛小大，連小白菜自己也不知道，怪不得小白菜要喊冤枉了。便呆呆的看看子和道：「這如何是好呢？皇子犯法，與庶民同罪，何況又是這般的大案呢？葛文卿的狀子也准了，葛小大的尸也驗了，都是千真萬確的事情，如何能得想法呢？這般重大刑事，怎地可以不理，被上司知道查問，我也身家不保。」說著連連搖頭嘆息，忍不住也流下淚來。子和聽得，早哭得倒在椅上。林氏見了，忙向劉錫彤道：「你真是越老越糊塗，難道我們二人，年過半百，只有一個根苗，就眼睜睜瞧他抵罪不成？總得想個辦法才好。如今小白菜又沒招出口供，有誰知道定是我們兒子幹的呢？」劉錫彤道：「太太，你說那裡話來，我豈有不想救兒子之理。可是叫我也沒法想呀，雖說是小白菜沒有供出，萬一供將出來，我怎能包庇得下？」林氏道：「小白菜不供出來，可能想法了呢。」劉錫彤道：

「謀死親夫，總有一個奸夫，怎能使小白菜不供出來呢。太太若有辦法使小白菜不供出來，方不要緊。我如今心亂如麻，那裡想得出來呢？」林氏聽了道：「好，既是如此，把師爺請來，一同商議，多化幾個錢，卻不妨事。只要可以救兒子好咧！」

說著，一面命人到外面去請師爺，一面止住子和，不許哭泣，好歹總有辦法。子和即止住了悲聲。不多時餘杭縣衙中的刑事幕府師爺何春芳，踱將進來。這位師爺也是紹興人氏，為人最是精靈多計，又是貪錢，同劉錫彤在餘杭縣衙內，狼狽為奸，劉錫彤很是信任。不論什麼事情，都得同他商議。今天知道劉錫彤接到一件謀死親夫的大案，淫婦是個倉前鎮上有名的標致女子葛畢氏，外號喚做小白菜，尚未供出口供，知道晚上劉錫彤定得同他商議，便行暗暗思想，停一回劉錫彤同自己商的如何辦理。正呆呆地出神，聽得劉錫彤命人來請，忙答應一聲，捧了旱煙袋，踱將進來。到了裡面，見劉錫彤滿面愁容，劉子和淚痕未乾。林氏太太神色慌張，都坐著不言不語，以為是有了口舌，再想不到子和即是小白菜的奸夫。便上前見劉錫彤同林氏，分賓主坐下。劉錫彤早忍不住向何春芳道：「師爺，方才的案件，已知道了嗎？」何春芳暗道：「著咧！」自己早料到劉錫彤要問起自己，即押了一口旱煙，皺眉道：「東翁，這種案件，也不用說得，自然是奸夫淫婦，通同了謀斃親夫，非得三敲六問，嚴刑拷訊，方能把口供拷出，將奸夫淫婦正法，替死鬼伸冤咧。」劉錫彤知道師爺不知其中詳情，所以有這一番言語，更默然不語。子和又吃了一嚇，林氏早忍不住，把何春芳一把拖住問道：「師爺，你且慢說這般不中聽的言語。可知奸夫是誰？」這一來，把何春芳呈嚇怔了，知道林氏是個雌老虎，自己不知怎樣得罪了她，只嚇得顏色更變，儒儒的道：「太太放手，什麼事情這般的發怒呢？我如何能得知道奸夫是誰呢？」林氏見何春芳嚇得這般，不禁好笑，便指著子和道：「師爺，你且看來，便是他呀。」何春芳一聽奸夫是子和，也不禁把頭一縮道：「啊呀，那可糟咧，這怎麼辦呢？」林氏知道他貪錢，忙笑著說：「師爺，這件事情，卻得仰仗大力咧，總得想個妙法，把我那兒子救下方好，若能成功，我自得重重相謝。」說著，又伸了兩個指頭道：「這個整數，給師爺酬勞如何？」何春芳瞧了，知道林氏許下二千塊錢，心中一動，暗道：這事二千塊太便宜了。他即假作搖頭道：「這事可難得很咧！」這時子和早走到何春芳面前，哀求道：「師爺，你總得救我一救。」又伸了一指道：「我自當另給這數。作為謝意。」何春芳又見是一千，心中雖有些愿意，只是不知劉錫彤心中如何，即向劉錫彤道：「東翁，不是我不肯想法，實是這事有些棘手。」劉錫彤聽得何春芳已是活動，忙向何春芳作了一個揖道：「全仗師爺大力，我自當重重相謝。」說畢，也伸了一指。何春芳一見，已是足足四千，心裡歡喜，便說出一番話來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